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夷

宋

洪邁著

堅

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夷堅志卷十六

南康神惠廟碑

宋 洪邁撰

大觀三年秋。長樂陸端信。蓋自太常少卿。坐議原廟不合。謫為虔州瑞金令。其第端禮藻在京局。亦丐去。得武夷冲佑觀。隨之官。是歲九月戊子夜。夢艤舟江臯。登北岸。見堂崇深一丈。殿上衣冠甚美。前揖曰。吾順濟王也。子何為至此。然吾祠宇方興。子當為吾記。仍書之。藻逡巡謝曰。欲作記須刻石。此無碑材。欲書則字畫不工。且名字湮微。不足為重。乃以中朝達官某人為言曰。王其諉之。王色莊聲厲曰。誰為南康而乏碑材。誰為達官。吾不知也。但記而書之。勿辭。藻拱曰。敢不敬奉命。王色定。延之以入。修廊曲檻。花木掩映。若圖畫然。久之語曰。吾今循行。子亦歸矣。當以順風奉送。又曰。風之逆順。亦非可私。特世人弗之知耳。俄有武夫。斲庭下。王顧曰。今日風色何如。對曰。順風也。王笑視藻曰。可去矣。相與行至林麓門而別。王登車。車制絕異。藻請其名。王曰。禹乘四載以治洪水。此其一也。即與徒御去如雲烟。藻矍然而覺。十一月罷祠入京。調南安軍南康丞。復歸瑞金。政和元年。八月至官。二年二月甲辰夜。

夢中恍惚。若見王者。後數日。邑民來告。蜿蜒之物。見於橋者三日矣。請各獻地。創為神惠廟。以奉王靈。三月甲子相地。越十日甲戌。神見於祠所。於是廟成。藻念昔歲之夢。王云南康。蓋令泣官之處。其所建立。乃江之北岸也。遂為作記。以八月丙午立石於廟中。石刻不耐。久淳熙十三年。知縣李秩重刻之。今見存。

王百娘

明州王氏女百娘。少孤寡無依。其舅陳安行舍人。每攜以之官。連歲苦疾。疢紹興二年夏。忽患瘡。不能與人接。僅識字。每有所欲。但於紙上書之。陳批諭使投誠觀音大士。冀或慈憐。因晨夕禮拜不怠。每假寐如入定狀。必見端嚴瑞相。訓誨拳拳。且歡以作禮。西方阿彌陀佛。仍親授四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禮西。但能一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曾未踰月。二患頓愈。元不假醫藥之力。陳謂其力念純至。應答如響。為鏤板以廣其傳。

徐熙載禱子

樂平徐熙載。只有一子。以淳熙甲午歲八月二十四日亡。明年徐寓舒州宿松。令鍾昭之館舍。值子初期。偕南臺寺供佛長老宗悟陞座。為舉唐顧况之子非熊再生為

顧氏子之事。且云吾有觀音聖相極靈異。今以相授能刊板印施。必獲報格。徐敬而受之。攜歸書齋。鍾令為喚匠者於郡城踰月方至。啟像匣視之。已有黃蜂作三土窠。如龍眼大。其子同時飛出。二巨者甚偉。一細者甚弱。幾不能相追隨。鍾令喜曰。螟蛉之子。登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舜俞它日。當有三丈夫子矣。明年果以八月二十四日生男。名曰伯仁。考諸五行命書。實為還魂格。繼又得兩男。但季秀而不實。符豹蜂之應云。鍾令嘗為之序。

三趙失舟

江東總管趙士吁。說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人。自臨安調遷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有物執其柁。即時淪覆。幸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茫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勅告袍鞞之屬。雖遭滄浸。畧不汙濕。叔甚喜。二姪泣曰。叔無所憂惱。奈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暮。投宿村舍。凌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鋤治地。望其倉皇愁窘。問之。告以故。父曰。何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且語其居處。宗室素相善者。趙應扣曲折。云彼處乃小小川瀆。何能壞舟船。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可

見矣。作法才畢。鬼神已盈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
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若都城所謂冠珥首飾。則婦女掩為裝具。趙怒罵曰。汝
既溺人舟。又竊取所齋。安得逃罪。欲行純治。次對曰。某忝為當界土地。前此數日。被
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據牒交領。惟三人告命。乃書制。非籍中所載。旋送
還之矣。牒見存。可以驗視。趙取而閱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去。

德興潭魚

德興縣鄉落間。

夫其

有大潭。四十年前。一巨鱸出沒其中。身如葦席。兩領長闊。每出

游泳。輒有小者數十從之。亦各長三四尺。居民見之。熟不以為異。某道人自江西至。
與告者言。此物不可不去。若停留更久。將為里社興大災。諸人儻見信。肯稍出錢與
我。當為去之。於是村疇遠近。共約許以三十千。道人曰。吾必俟見效。然後告行。使采
刈水蓼。無問新舊乾濕。悉貯於散竹籠中。凡數日。所得盈岸。乃舉置於潭。翌日。曉霧
空起。障塞潭。而零雨霏霏。一聲震響如雷。即開霽。則自潭上削成溝。深徑各數尺。巨
鱸由之而出。赴江中。羣魚尾隨者十餘頭。曝於泥沙不能去。村民爭取以食。一鄉喜
賀。謝棧如約。付之。道人受已。即辭去。然無有詢其鄉里姓氏者。邑士張增師川親見。

之為景裴說。

禁中涼殿

政和間。詔於禁中之西南營一涼殿。為雄屋四重數十楹。既成。將涓日游幸。局鑰甚嚴。每夕命小黃門兩人守直其處。時已炎暑。但對寢于撲水下。夜未半。聞內外喑鳴。叱咄聲殊猛厲。竹夫人相逐躍舞。不容交睫。顫慄徹曉。以告知省。盧大尉。盧別易兩輩往。說其怪亦然。猶未深信。親往驗之。才至殿外。正門軋然自啟。盧遽入。即有人鎖其扉。以至第二第三重。皆然。望其中燈燭輝赫。寒風肅然。哲宗南面坐。嬪御列侍。巨璫都隨。劉友端輩十數人拱立。見盧至。喝曰。盧某何不起居。盧流汗再拜。繼呼使前。宣問曰。汝來何為也。對曰。被旨灑掃新宮。不知聖靈在此。觸突天威。死有餘罪。帝意怒不釋。曰。汝歸去。說與官家。這些箇屋。也不讓得與我。盧曰。恭領聖旨。又拜而退。每出一門。隨即施鎖。盧明日白奏。不敢盡言。唯云車駕乞未須往在。遂虛而不居。盧之孫居于豫章東湖上。為客語此。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於再三。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

糜爛稍失節則堅執。庖人畏刑責。但生縛驢於柱。才報酌酒。輒旋刺其腹。抽腸出洗。治。略實腸中。便取之。調和五味以進。而持紙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獻焉。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過。正見數驢。咆頓柱下。皆已割腸而未即死。為之悚然。客生於關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復注口。韓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藩鎮庭參之儀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令五日一為之。僚吏獻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山呼。韓讀竟。略不動色。徐言。却是我錯了。於是改令。每遇生廳日。則為之。謗者亦息。人服其臨事不懼。堅疆有決云。

郭大夫

郭大任。掃除和州妖祟。見於庚志中。其子雲居平江。調杭州之於潛縣。未赴江上。夢入書室。有人授以錢數百。米數升。曰。是君平生祿料也。寤而不樂。以為所享若是之薄。前程序可知矣。自此不復詣彼處。恍如有所遇焉。批離書與妻楊氏。楊氏和王女也。伉儷十餘歲。生男女三四人矣。捧書悲泣。莫知為云。出居外舍。累月。親朋爭勸。挽使歸。楊氏之兄子靜樞密鎮江陵。過其家。取離書焚之。然遂與妻異寢。不復受俸。

料官期至不肯往。自宣教卽積年勞數進秩當轉大夫。文書到吏部。趙子直為尚書持之下。為上鈔曰。安有卧家十五年不仕官之理。符平江。審其存亡。陳公亮以提刑攝府。勉使到闕。始獲拜命。闔門以無近歲俸。又以為疑。宛轉料理。乃得放見。注嚴州建德宰。時紹熙四年也。雖閑而意緒常忽忽。四月十八日中夜。忽呼其子曰。吾神志大不佳。懼有禍至。子驚怖。問所以然。語聲浸低。殆不可辨。越六日不起。蓋二十五日當支料錢。故先一夕而沒。才年五十三。其壻翁濟為饒州推官。說此。

王大卿

王季德尚之。以故九卿起守平江。到官僅一月而卒。府僚合木為治喪。臨入殮。尸忽猛脹不可容。其子泣告眾曰。先人向自作壽具。頗為華壯。在家之日。每小有不適。輒偃卧其中。或至三兩夕。尋常見之。則喜笑。必引手摩拊。今寄於震澤一甲僕家。料神欲是物送終。故顯此異。若急遣人取之。載以小舟。不兩日當可到。於是用盃玦審其可否。一擲即聽。香烟才息。尸已如初。翌旦元棺至。遂克歛。時郭大夫雲方下世。其家以五十萬。就買新製者而用之。

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
腊毒。縣牌尉薛太圭往驗。婦不能措詞。情志悲痛。願即死。薛疑其非是。反覆扣質。婦
曰。尋常得魚肉。必真。厨內柱穴間。貴高燥且近。如此。歷年歲已多。今不測何以致斯
變。薛趨詣其所。見柱有蠹朽處。命劈取而視。乃蜈蚣無數。結育於中。愀然曰。害人者
此也。以實告縣。婦得釋。予記小說中。似亦一事相類者。薛字禹圭。河中人。予嘗誌其
墓。

小陳留旅舍女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更。
觀書且讀。聞人扣戶聲。其音嬌婉。出視之。乃雙髻女。衣服華麗。微笑而言曰。我只在
西邊隔三兩家住。少好文筆。頗知書。所恨墮於女流。父母只令習針縷之工。不遂志
願。今夕二親皆出。姻知家赴禮會。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能許
我從容乎。寅留與坐。即捻書冊玩誦。又索飲。寅具酒。欵接。微言挑譔。略不羞避。遂寢
就。雞鳴而去。覆約再會。往還幾半月。店媪訝其無故而久留。其所親柳仲恭者。過而
相遇。拉以同入都。女子已知之。俟來告別。攜手而泣。寅發篋出銀五兩以贈。別去。行

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廟座傍侍女。宛然是所遇者。詳觀之。其色赧赧然。若負愧之狀。袖墮側銀在手中。初未嘗啟視也。

燕太尉樓

燕達太尉。元祐初。以殿前都指揮使。終於京師。家有樓甚宏麗。其孫詰年十三歲。頗剛果。一夕見吏士數十輩。擁一男子。著淺黃衫。袖青荷。中執白羽扇。徑登樓。歌童舞女。繼至。男子正中坐。眾姬以次奉伎。酒行。正洽語。自隙窺之。喚僕妻執器仗。欲上。至梯半。聞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禮。達到樓間。無所覩。而酒炙果實。在焉。所用樽罍。七箸。悉燕氏物也。高明鬼瞰。其語誠然。自後不復至。

吳庚登科

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眾。振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坦于館舍。及赴鄉舉。坦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捐錢百千。結同舉勾龍漢以為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紹興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短思澁。窘迫無計。鬚髮見坦在側。取其試卷。一揮而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扣其所。

著畧不能言。溥曰：正使全勾龍手，獨不稍記梗概，以應交游間問訊者乎？庚言曰：與勾龍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坦之德，並往見道謝。坦駭曰：坦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來謝，坦怪歎其異，曰：是亡宅，乃君家業。世陰隲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按登科記，丁丑榜無此人姓名，疑未必然，或年歲有誤也。

顧百一

温州村落一山，去城市遠，無人買佃，但名為官山。乾道中，農民陳季兩，畝各斷地種粟，聞深處有哭聲甚哀，輟鉏聽之。俄聞其傍一人慰解之曰：不須憂，明日有車頭大洋擔，火麻人顧百一當替汝矣。明日陳季復往，正見擔麻者來，問其姓，曰：顧。問所居，曰：車頭大洋。於是為說昨事，力挽之回，言若不相信，必死於鬼手。顧善與謝之，俱還將至家，未及門，立化於道。

黃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為荆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月一日買黃犍牛，并其犢，既殺犢為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夕，勵夢婦人著黃衣。

泣拜無數。慙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劓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為表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己縛犛牛，方擬屠割，勵大悔悟，棄死犛餘肉於江，而臺特付興化寺，終身不食牛。

盛八總幹

盛八總幹者，名楫，字特夫，開封尹章之族孫也。寓居潤之金壇縣小曲觀，生三子，長曰木，登進士第。次曰栗，季曰果。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晡後，有異怪起，甲士鐵馬可百輩，各長三寸，分為兩陣，馳驟戰鬪於庭除。凡歷半月，日增數十騎，稍聞金鼓之聲，喧鬧特甚，挺不勝駭憤，拋大塼亂擲，則散走門堂庖廁，隨處四集，或遺下弓矢刀矛，皆絕小，而形製悉具。是日暮乃不見，一家不知所為。歲未盡，挺卧疾而卒。木待次揚州教官，繼死，粟忽失所在，罄地搜索，杳不得其蹤跡。妻徐氏懼禍之延，亟挈孤幼往常州，依表叔安自強同居，始得息，厲鬼為妖若是所未之聞也。

大善寺白衣人

恩平郡王娶司農丞王揖女，其家因是寓居於王府大善寺之羅漢室。次子元卿出入王府，董督繕修之役，率意營築，凡所為方隅禁忌，一切不問。淳熙十三年四月，得

病危困。遷泊外書室中。二十六日晡時。似夢非夢。見偉人長可九尺。裹唐巾。白衫黑帶。曰。汝犯九梁星。當死。故來相報。我有一法。可以禳治。今夜三鼓。當有二神人來。必不利於汝。宜取木一截。覆以衾。置於牀上。却用物藉地而卧。可脫此厄。元卿頓首奉戒。纔夜半。二神果來。奇形猛狀。猙獰可怖。營營忽忽。若尋覓之狀。俄剋然有聲。唐巾者出。曰。可賀。可賀。彼以為齏粉矣。舉手授之。二物遂去。元卿謝曰。不知尊神是為何靈。祇而蒙委曲救護如此。曰。汝前生事我極謹。是以救汝。無用問其詳。疾步而出。至旦。視衾內之木。碎如梯屑矣。病從此愈。思報其恩而不可得。憶昨日見時。衣衫頗故敝。乃以絹兩疋。作大衫。具疏并楮鏹焚獻之。其兄正卿當作記。

張次山妻

洛陽張濤。次山。宣和甲辰為宿州戶曹。喪其妻。是歲冬入京參選。因南至休暇日。游相國寺。於稠人中與亡妾迎兒遇。驚問之曰。爾死已久。何因得來此。對曰。見伏事媽媽在城西門外五里間。一空宅居。官人可以明日飯後來。彼相尋。迎兒當迎候於路。張如其言。果見妻。妻泣訴曰。我坐平生妬忌。使酒任情。在此受罪。君幸少駐可見也。至晡後。聞騶哄傳呼。旌旆劔戟。儀衛甚盛。紫衣貴人下馬入正廳。一行從卒。悉變為

悍鬼形狀侍傍。叱令運長又搵妻至前。斬首。且折其四體為數十段。已而復生。鞭訊痛楚。移時紫衣去。一切如初來時。妻曰。每日受苦如此。須請泗州大聖持戒僧。看誦金剛經。方免茲業。明日更在此觀之。及其所親如昨。但只加執縛。不復斬爨。紫衣問曰。汝必曾發願。故惡業漸消。可實告我。妻具對。即合掌曰。善哉善哉。勉之。既去。妻與夫訣。張調官東下。至泗設齋賽經。回向畢。再詣京城西。茫無所見。迎兒云。媽媽傳與官人。謝經文資薦。為士人家男子矣。紹興中。濤知常州。其甥安勸說。

夷堅志卷十六終

夷堅志卷十七

宋 洪邁撰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兩子能謹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旦誦經五十過。凡十餘年。未嘗少輟。紹熙元年下元日。設三宮位。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曰。婆婆年來家道長進。兩箇兒子留意產業。孫男女數人。仍有奴僕。又老身安強無疾病。居於塵世。真不易得。此外更何求。而朝朝暮暮。香火臻至如此。願聞所欲。母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望。只願單得飽飯喫。神曰。衣食定不闕。若欲安然得之。恐難也。語畢而沒。予謂之。世人無功無德。坐享富貴。使聞范媪之事。宜知所警。

張承事女

湖州張承事一女。容色姝麗。以乾道癸巳歲生。至紹熙庚戌年十八矣。事父母孝謹。不妄出戶庭。是春忽感疾。常切切與人呪語。醫巫不能治。時有道流者。善攝治鬼魅。行業孤高。呼為蒸先生。郡人延譽於張。邀至家。方仗劍噴水。此女出。侮困之。殊不少

懾生深自愧悶。起行外間。假寐橋側。魂氣縈繞而上。若出神然。逢九天採訪使者。巡游儀衛甚肅。因詣車下再拜。告以張氏女為妖所纏。不容遣逐。願賜指示。使者曰。可用金橋訣治之。旋即夢覺。再登張門行法。女插首屈服。問其姓名。曰某。乃其鄰廟神。張承事昔貧時。來禱於某。願以此女為妻。緣是加意擁護。今幾成富翁。而頓負盟約。所以作祟。蓋其父母素心相許如此。非敢擅殃之。法師賜鑒可也。生曰。欲命工塑女像於神位之左。儘可從容。而令捨其精魂。復還故幹。如何。神謝曰。敬諾。後遂帖然。今已納塔。

如皎鹿母

台州臨海縣古城富室李氏。庵僧如皎。母葉大嫂。與長兄居於北村。皎時時往省。淳熙十三年春。母亡。明年小祥。皎修設齋祭畢。還庵居。夜夢母至。垂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遂墮身為鹿。只在近山中。來朝當為鷹犬趁逐。汝可出觀之。如見時。以錢贖取。切勿忘也。皎覺而悲傷。天甫明。率行僕數人。俟於外。辰巳間。果有獵徒逐一鹿。鹿徑奔庵中。皎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後。復夢母曰。我償業已足。免以獸軀斂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旦起鹿死。柵間。皎埋之於墓側。里庵呼為鹿母冢。

石城廟神

贛州石城縣城隍祠。在邑治之側水岸。祇禱多應。土人敬事之。紹熙辛亥五月十七日。大雨傾注。溪流溢涌。浸通衢丈餘。祠門頽敗。士民合力一新之。門之左右。元塑兩馬。時竟忘設置。踰月後。知縣呂大年。夢紫袍吏立庭下。聲言曰。大王令傳語長官。出入乏騎乘。欲暫假駿駟兩匹。呂許之。覺而思之。山邑元未嘗養馬。安能遣借。悟其事。乃自捐俸錢。即東西塑飾。用錦衣四健卒控馭。至七月。兼旬不雨。致禱祠下。香火才收。陰雲正晝。四合。隨得膏澤。歲以大稔。縣人或夢神導從甚偉。正乘所塑東邊馬云。

陳恭公祖墓

石城永福寺。縣主簿據為官舍。藏相對有邱隴。高且十大。相傳是陳恭公祖墓。未嘗有人掃祭。其是否莫能知。紹熙四年。衢人鄭瑄為主簿。以其處顯。敬可遠覽。欲平治隴首。建小亭。工料已具。僧徒慮或招譴。交勸止之。瑄居方官。自謂有威力。殊不信聽。吏葉愿。夜直宿書齋。夢騎導陸績。傳呼大師且至。一金紫人坐肩輿而來。呼愿云。我宅於西岡。將二百載。爾輩何得執萌侵犯之心。愿怖汗而寤。亟以白瑄。遂寢其役。

廖氏魚塘

紹興四年六月。呂德卿以石城宰詣府。道經雲都縣曲陽鋪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盛暑偃息。少大者頗可與語。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每相凌。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恒仰魚利以資生。而弟忽起分析之議。勉從之。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於瓦上。沈於吾所得東塘。洎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如前法。於是西塘亦然。其後巫來相告曰。汝兩人親兄弟。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術干正。慮貽譴罰。宜各悔初心。復同居其業。吾當為爾解救之。切勿再起狂念。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別畫一符投之。魚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數百緡。巫能不為利誘。警人使和協。為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海山異竹

温州巨商張慮。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山。修竹憂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僂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僂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眾凝睇船內。

見一竹尚存。爭欲求買。曰：吾不論價。慮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眾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慮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輒錢授之。而後立約。約定。慮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翻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竿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五畢世船遊視。鯨波滔天。如平地然。但知其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慮始嗟嘆而付之。予知温州。未必有倭船至岸。而番客安得見錢。當以詢彼人也。

寶華鐘

王德全少卿珏。紹興十四年。待行在糧料院。寓居平江橫金市。市之西南。曰魯都灣。有田數百畝。欲卜築於彼。未果也。相去又半里。寶華山有禪刹。曰慈嚴智顯。殿宇宏敞。近村寺舍。皆莫及。土人呼為靈隱。主僧來謁。王言：昨夜夢神人告云：橫金王判院。乃舊檀越興。茲一方有善緣。盍勉之。使居此地。其意殊不可曉。於是王決策謀徙。而未能遽辦。會集所。妹婿李行通判。以所居售求。即買之。而拆致其材。植以供用。甫兩歲。第宅雄成。他日。同姻朋詣彼刹。登鐘樓。讀其鐫誌曰：重和元年。將侍郎前崑山。

縣主簿王珏。施淨財一力鑄造。正與己姓名同。主僧相顧歎異。始悟神人有緣之語。
阮公明

臨安於潛縣士人阮公明。幼聰敏。為太學生。不事拘檢。將往臨平鎮娶婦。因醉持篙擊船師水死。廂吏錄付仁和獄。法為誤傷。罪不至大辟。而以久繫墮命。後十一年同舍生王質。自外州教授。受代到中都。晚坐旅邸。一僕捧刺來云。阮上舍拜謁。視其名。則公明也。相見悲喜。敘舊歎曲。復邀飲於酒肆。數行。歎曰。吾久墮鬼籍。緣天年未盡。陰司不收。但拘縻於城隍。晝日聽出入。夜則閉吳山枯井中。如我等輩。都城甚多。每黃昏之際。繫黃囊肚。低頭匍匐而走者。皆是也。回首指其僕曰。此人亦是。各隨貴賤高下。更相服役。與世間不殊。不足為異。酒罷辭去。握手囑曰。某尚有十年留滯。未能受生。幸為作書白家君。修水陸道場。可減六七年之限。願無忘。長揖而逝。明日質遣報其父。不之信。質自捐橐金。辦佛事。拔薦之。數日後。出外歸店。人言阮留謝刺而去。其所用紙。蓋人間者。自是不復見。

人魚劍脊鳥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客。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而色黑。腹下出兩手。若狀夫者。

十指皆具。蓋所謂人魚也。又武康山間產一種蛇。名曰劔脊鳥。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著地。不及寸。須急趨避之。乃免其害。

虞一殺螺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研螺為生。每得時。率用生絲線作圓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繫縛之。急一拔了無餘蘊。數年後。右手生惡瘡。而五指及皮俱脫落。痛苦之甚。畧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為。久之乃愈。遂棄妻子。捨身為寺家奴。

鄭行婆

合州城內一媪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剛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聽悟長老說法。中路過屠者門。正見鬻割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滋想見甘美。迨到寺。悟公問汝安得喫生牛。媪曰。出母腹以來。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藥刀圭注湯。調為一杯。使之服。少頃。吐出生牛肉。椀餘。媪怡悟。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修飭。今已九十餘歲。

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羔如上官棣仁。往臨安觀南郊。舍於

黃氏容邨。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歎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畧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憇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大事豈不前定乎。

張四海螂

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四者。世以海螂為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真於家。計逐日所售。入鹽烹炒。杭人嗜食之。積成物命百千萬億矣。淳熙十六年二月之夜。螂在盆者。盡緣壁登屋上。床繞衣。掃去復集。至於粘着肌膚。不可脫。張慨然有悟。遂發誓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別尋一營生道路。願諸佛子監察。言訖。悉墮於地。甫天明。空所蓄。投諸江。而改貨煎豆腐以贍給。

林子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夢人謂已。君欲薦送。當俟賢。兄帥七閩可也。覺而記於牘。其兄自誠者。雖營業儒。久已捐棄筆硯。為商賈之事矣。

朋友或知之。每相面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否。林亦急急榮望。至慶元元年秋試畢。通報宣城守林蘊之鎮。聞喜謂其友曰。吾兄字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覲吉報耳。洎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詩賦居首選。乃驗士子得失。固不偶爾。郡守隨時差擇。亦已豫定於九年之前。則凡朝至暮。徒倏去忽來。世以紛更數易。迎送煩費。歸咎於造物。殊不知冥冥主張。信而有證。時假手於人。盡心力而營之。祇可笑也。大兒時通判州事。得其說甚的。

楊九巡

術士行山者。或畏基穴妨其身。則必迂枉避就。如予前志所書劉少保安軍地者是已。鄱陽人楊州巡習此技。而絕貧困。至無衣可出。梁企道侍郎亡。訪地未得。楊往見寓客張承事。謂之曰。我有一箇好經紀。恨衣裳破碎。難謁達官。非君不能成吾事。張曰。此易辦耳。吾職庫役。其中多有之。即擇衫裘之屬數種衣之。導往梁氏。先以地圖入。梁之子宏夫視之喜。便與偕詣彼處。既至。指一穴曰。此是也。宏夫回還。四顧曰。地勢趨下。恐有水患。令移上三丈許。楊慘然曰。鴛鴦俗間蓋知其於己不利也。及葬畢。得犒錢二百千。次日忽病風墜。數月小愈。扶杖詣張謝曰。賴君之賜。使我一家溫

飽愧無以報。有土湖上一地。可作花園。切不可失。張本邢州人。北俗以豫凶事為諱。不肯先卜壽藏。楊之意欲使他日作葬地。故婉其辭。張曰。吾衰矣。無用旋營一圃也。然竟如其言。及卒。其子玘葬之。十年後。玘從白屋登第。

治湯火咒

偃巫多能持咒語。而蹈湯火者。元仲弟得其訣。為人拯治。無不立瘳。其咒但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咒畢。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許冰水洗。雖火燒手足成瘡。亦可瘳。

許成悖母

金溪民許成。為農。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可自去取喫。及至窺下。視釜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你不害瞎。妄語如此。即出外折薪。一枝忽躍而上。徑入眼。貫一時而出。登時暈絕。累日乃能起。今為孫鼎臣擔僕。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吳升九

紹興二年春。竹溪民吳升九。將種稻。從其母假所著皂絲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錢與。

雇夫工食費。母曰：我怕春寒。且明日未必成。汝妻自有襖。何不就取。吳恚而退。其家有桑十餘株。婦姑中分之矣。姑誤采婦葉。婦告吳。吳即入母房。牽之出曰：不借我襖。又采我葉。莫要在此住。自去別處討飯喫。便持斧破其床。并薦席亦碎。毀時已逼暮。母詣鄰家求寄一宿。鄰人曰：婆兒子性氣惡。我留汝必遭吵鬧。拒不納。母出立蒼下。彷徨往來。且坐且立。至五更。遂告虛天。願早天曉。俄聞雞唱。時方陰翳。忽開晴。吳甚喜。即與三農夫同之田間。母還所居。見床榻已壞。發聲泣。其婦言：昨以桑葉之故。被丈夫一夜打罵。婆且去。日正午。片雲起於山。須臾煙霧四塞。四人皆避於山下。驚雷掣電。有頃復晴。三農聚首如初。獨吳生不在。走訪之。乃倒埋稻中。入地二尺。牢不可拔。妻急遷傳。誦經懺謝。至晚始得出。舉體黑如炭煤然。

邱岑食草

金谿士人邱岑。就館於鄉豪家。園僕居在傍。使朝夕送饌。僕嘗得大草。煮作羹。一家五口。暮而飽食之。以一杯獻岑。岑曰：此珍味也。不可徒食。命學生歸。求酒一升許。滿引。然後吸葷。既而聞僕夫妻皆嘔血困仆。往視之。則兩子復然。不移時。四人盡死。主人料岑必及禍。畏其或隕於門內。且為累。亟置酒三觴。延之。償其束修之直。遣轎

昇之歸。又餉以一尊。王家去岑舍三十里。行半塗。與友生相遇。因語其事。遂留連共飲。空其尊。醉卧邸榻。迨醒。畧無所苦。識者謂酒能解葶毒云。

繆夫人

羅春伯為刑部尚書。紹熙五年四月。母繆夫人在臨川。夢春伯乘轎還鄉。而著衰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合來。啟之得樞密告身一軸。春伯易公裳。繫方圓鞋。文帶。出見賀客。母乃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以告家。眾皆喜懼。夜方半。深以為疑。至六月。壽皇遺詔至。始驗衰服之兆。越兩月。春伯入樞府。少日。即夢中所稱止此耳。

王監之

大學生王監之。婺州人也。紹熙壬子秋。薦告假還鄉里。常時好招邀大仙。遂焚香泚筆。拜祈來歲得失。即大書十五字云。羅春伯急欲相見。已為公討冥州差遣。是時羅以刑書兼吏部尚書。王甚喜。謂春闈必首舉。當於其衡鑑下登科。欲詣學參假。方解舟。疝氣大作。急還家。俄頃而卒。旋營周身之具。乃羅木伯木得各兩斤。而前後用椿板足之。始驗前說羅春伯三字。冥州之兆。安得云吉乎。

朱四客

發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往視。常以一僕自隨。因往襄陽。過九江境。山嶺下逢一盜。軀幹甚偉。持長鎗。叱朱使往。而發其篋。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間自後引足蹴之。墜於崖下。朱遂投宿一媪家。白其事。媪愕然如有所失。將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來。發聲長歎曰。我今日出去。却輸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細述所以。媪搯手指之曰。莫要說。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厥夫。且將甘心也。朱大懼。割壁而竄。與僕屏伏草間。盜束火求宿。至二更。弗得。夫婦追躡於前途十數里。朱度其去已遠。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幾盜歸。倉皇運水救火。不暇復訪。朱遂爾得脫。

潘見鬼理冥

慶嘉貓報。已載支景中。既死二十二年。當紹熙壬子夏。其主母得水蟲病。日就危困。幹僕王富云。嘗聞大井巷開茶店錢君悅。二郎說。艮山門外潘先生。善理冥幽間事。俗呼為潘見鬼。試往禱之。王遂拉錢造其居。潘焚香蒸豬錕。施手帕於所事神像前。燈上。正見一婦人。一貓對立。潘云。俱有冤枉。亦不解其由。二人持帕歸。為主母道所以。母大驚曰。往歲實怒責此婢。然其死也。自因損傷。非我墮厥命。何緣作祟如此。復

使往見潘乃命童子附體考召。即作婦人聲曰。我名慶喜。以死於非命。到今未得託生。固非主母殺我。但却自渠而發。向者其福未衰。故等守多年耳。潘許以齋醮經卷。皆不應。而作猫叫數聲。童即昏睡。及覺。不能畧省。潘移牒城隍。令收置鄴都宮。且咒棗治水與病者服。似覺小愈。數日復沉篤。竟不起。錢往弔喪。是夕夢婦人來曰。我自報冤。何預爾事。顧令潘法師囚我於獄。非屈君來地下作證不可。旋抱熱疾。少日亦亡。噫。冥途業報渺茫。理難致詰。慶喜之自死緣猫。故乃貽禍主母。及錢。則為太濫矣。豈命數相值。偶然若是乎。

宋 洪邁撰

潘見鬼下

潘見鬼者。又啟卜肆。其事尤高。淳熙戊申歲。禹之侄。以前武陵通判詣闕。當再得俸貳。或云華亭胡朝散待建康次。而得疾。消息殊不佳。若求代之。只二年半便可止。禹未能信。將謀諸下筮。遂往訪潘。隨其所需。買香紙。仍留白紙一幅於神堂。禱請供事。約明日復來。既至。潘取香爐灰。反覆撥紙上。良久拂拭視之。則成一方字。禹蓋以胡君為問。謂事不諧矣。時周益公在相位。往謁之。伸建康之請。周曰。彼兩倅闕。皆是三四年。何不求贛州。禹曰。禹非不謁。究緣有饒金酉。黃巖卿方盛。三政官期甚遠。周曰。饒已下世。黃當即赴。而為私計所牽。見擬丐祠。今但替方盛耳。求者甚衆。出此日便落他人手。後悔無及。禹喜謝。即納劄子請之。而心猶慮疑。次日饒致仕命下。黃遂祠請其到堂資廩。同者爭求之。殆三十輩。而禹劄在前。遂得之。於是證方字之驗。

夏巨源

夏巨源者。亦精於卜筮。居臨安中瓦。每來卜者。一卦率五百錢。紹熙三年冬。禹之自

賴倅受代造朝。其子价侍行。既至。點檢勅告文書遺其一。雖遣僕還家訪尋。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夏書紙上曰。事在千里外。繼書一食字一堯字。合而讀之。則饒字也。問曰。是乎。答之曰。然。曰。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鴛鴦為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茫洋無准的。固以為妄。既而僕從饒州來。持所遺至。蓋向者打併行李時。忘在外小妾福安見之。价房中十篋。用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為標貼。遂寘鴛篋內。既恰鴛鴦看守之語。而福字有口。田字有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哉。

李朝散

紹興三十一年。朝散即李浚。監通判支監倉。溪海多產螻。居官者必以為鮓醢餉。遺親故浚所買頗多。一夜夢若游他處官府。見神人冕服正坐。呼謂之曰。汝近日何得廣殺生。合減一算。吾念汝潔己從恕。自後當力戒之。吾姓俞氏。而名從立人。仕至宣教郎。年勞當升朝。已下磨勘。及通直命下。曾不克拜而終。見掌百禽獸水族。行且受代。生前與汝為姻戚。故特告汝。遂辭去。又聞有語云。看經與道士者。浚覺而思之。俞乃其妻族名。從立人者。妻之諸祖也。但不曉去後之說。明日問主人。始知螻有兩種。小曰孩兒螻。大曰道士螻。昨日所製。蓋擇取其大者。巫喚僧誦經。資薦之。迨秋滿還。

家言於諸俞云。所夢者名佚。以宣教郎知德清縣。欲遷官而捐館。未幾。告其妻曰。我今為神。實掌鱗魚諸獸。當為我造尼服。妻如其請。做祠廟中。規範繪飾。當齋七。祭供。焚而獻之。至辛巳歲。垂四十年矣。而靈著如此。俞之姪孫淪。刻石記其事。

義鳥孫道

淳熙元年冬。密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兩舍晚泊。逆旅。倏有野服者。坐於傍。扣其何人。曰。邑醫孫道也。工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當時貴家子弟。必藏好方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密素祕翻胃一方。即口授之。其法用天一附子。去其蓋。剉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之。著真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慢火煮乾。朝抄一錢七。捧舌上。漱津下之。若煩渴。則徐食粥糜。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於策。未幾。州鈐轄苦此病。危甚。孫為之極治。正用前方數服而愈。謝以錢五萬。孫家貧。所得過望。生平未之有也。略不述所來。但自言其功。欲俟密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方年五十。精壯健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

淮西牛商

慶元元年夏。浮梁北鄉桃樹村。眾戶買牛賽神。得一頭於淮西商人。極肥臄。享獻既

畢分胙而食之。凡七八十人。肉在下咽。悉苦身熱腹脹。如中毒狀。經三日始愈。徐究其故。乃姦商殺青竹蛇入藥。糜碎拌和於粟結。而以飼牛。牛咀嚼甘美。十餘日。膚上倍於昔時。商獲息過半。乃引餘牛往浙東。買者方議追執。而訴其惡。聞已溺死於前渡。遂置不問。此鬼得而誅之也。

李晉仁喏樣

李祐字晉仁。河東人。政和宣和中。麻數路轉運使。在京師時。以唐鄧房州。不奏旱災。及禁民陳訴。皆舉劾之。其人公直剛明。然性最滑稽。上官有庸中。不見稱於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為磁州塗陽令。磁守老昏。而好校僚屬禮數。祐初上謁。鞠躬屬聲。作揖。守驚顧。為之退卻。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啟齒。守大怒。出府帖取問。令分析。祐具狀答言。祐昨早詣府。自謂最爾小官。事上當以禮。故行高揖。旋蒙使君責誚。所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詰問。是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伏乞降到喏樣一個。以憑施行。稟守。守覽狀益怒。而竟無以為罪也。汪汝紹少卿嘗在其幕中。實聞之。予得汪卿說。已五十年。所謂李作令處。亦不能的記也。

醉石舞袖

許元之尚書幾信州貴溪人。住居鄱陽。知東平府時。得一奇石。高濶三尺。宛如酒家壁。所畫仙人醉後奮袖坐舞之狀。踈其石足。輦歸寘於堂。宿直者常過。一偉丈夫舞跳不已。而形軀絕狀。始猶懼之。久而習玩其態。相與持杖襲逐。擊之即仆。燭火閱視。乃此石也。許命椎斷其腦。自是不能神。紹興初。為汪丞相所有。知其物為怪。委諸塲角。予求得之。以為草堂供玩。甚可觀也。

上饒徐氏女

上饒徐氏二女。長嫁王秀才。性頗淫冶。因夫出外。輒與少僕私。後得疾。日進不瘳。平時用一鏡。其妹嫁楊氏者。屢求之不肯與。至是謂家人曰。我病無活理。安能戀鏡。姨姨要此物。可持以送之。表我意念。久之果死。妹居在三十里之外。來奔喪。相與經畫後事。且營佛供。因留駐數日。臨去。姊家送亡者之言。付以鏡。妹悲哭捧咽。遂攜歸。及還舍。取以照面。時日色已晚。忽使脂粉塗澤。開箱易新衣。氣貌怡悅。人問其故。曰。姐姐見在鏡子裏。喚我。須著隨他去。皆驚而來視。初無所覩。遂對之笑語。罔然如狂癡。裝才畢。覺頭眩。急就枕。頃刻而亡。時慶元元年四月也。姊既奠。淫僕詣墓下。若有呼之者。繞墓往反數十匝。咄咄曰。娘子喚我。趨伏墓前。再拜不能興。完僕掖起之。死矣。

郡士鄭著必彰說。

證果寺習業

明州醫者俞正臣。說其鄉里士人王某。當科舉之歲。欲往山間習業。得證果寺。絕幽
邃。無車馬喧。遂謁僧。假一室寓止。寺僅有行僧三四輩。嘗盡往十里外民家誦經。歛
死。王獨處。迨夜半。滅燭將就寢。聞人叩戶。即延入。蓋舊友也。王見其來甚喜。曰。正爾
孤寢。而逢故人。可謂幸會。恨寺眾皆出。無由炷燈煮茶。殊失主禮。客謝曰。不必爾。言
吾不合冒夜行。無處托宿。能見容足矣。王留之。同榻劇談良久。微笑而言曰。有一事。
不免以實告。幸勿怖。問何為。曰。我死已卅年。今夕之來。願有所托。王駭曰。如是則我
乃與鬼語。那得為便。曰。無傷也。吾非為怪惑。但有禱於君。吾亡後。妻即改嫁。稚子懦
弱。殆無以食。吾生時。積館舍所贏白金二百兩。埋於屋下某處。願為語吾兒。發取以
治生。切勿令故妻知。冥漠之中。當思所報。遂長揖而別。王方幸其去。而暗中隱隱見
其人。固在床展轉不敢寢。俄天明。亟趨出。值寺僧及喪家人至。云夜來才念畢。舉尸
欲斂。只空衾在地。遍處尋索弗得。王引入室。視床上人。乃新死者也。王懼恐未已。及
徙歸。而訪友家。呼其子。果如言得銀。預頃聞張定叟說嵒縣山菴事。略相類。豈非傳

者誤其郡邑乎。然其來絕不同。姑復書之。以廣異述。

阿徐入冥

嘉興奉賢鄉民王三妻阿徐。乾道元年初夏死。經夕復生。言方病困時。見兩個公人。把文符追我云。喚汝對事。我云尋常家務。自應丈夫。兒子與管幹。我無所預。何故來追。公人曰。須要你去。不覺隨出門。行一徑。陰慘不見天。約數十里。到官府。往來憧憧。喧鬧。兩人止我於外。先入寫押到狀。然後驅至庭下。四面垂簾。別有一吏在前。問云。如何故強占卑幼財產。我答曰。平日不曾干預家裏事。喫素念佛。已三十來年。只記得阿伯王大與丈夫王三。均分祖業。伯後去大聖寺出家。做行者。其一分田園。是伯兒子王八典與□塘鎮孫家。將錢賭博。非理用過。只剩得屋基。却是□徐倩佃。累年後。伯身死。王八出外未歸。夫王三為焚化拋骨。再將至屋基。還王八屋。除外即無強占。聽得簾裡傳聲。押王大出對。便有一帶枷罪人階下立。乃伯也。伯向我說。我久在陰府。不知陽間事子細。所以兩次會理。今既分曉。更不願爭。我問伯何事受若如此。曰。我做行者時。緣化施主錢。修造鐘樓。隱瞞入己。又將打回齋飯歸家。所以受罪未脫。對訖。我乞放回。簾內云。到這裏如何空回得。遂坐捧脊至第三而下。一似夢覺。乃頓

甦家人視其背杖痕儼然。極痛楚。數日方愈。縣人新廣德宰孫淇傳。

成都趙郡王

青唐羌喃氏之孫隴拶。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天資桀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併居之。麻年既多。殊為一邦患苦。寺內住福禪院西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與之厚善。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游士妙於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外方尊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但吾却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日就隳頽。講席由茲殆廢。吾竇勿思。僕能卜從外第而還。以畀羣僧。吾死雖不惜。趙許諾。即日於城外山東郭建宅。而捨其故居。後七日。四院僧輩集闔府緇流。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食訖陞座。舉揚般若。具道所以代死之意。覺然而化。趙為喪主事。素服奉龕。焚於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侍制帥蜀。趙責倨自若。肩輿騶呵。徑造廳事。曹怒曰。鈐轄於制置使省階級。安得犯軍禮。立命武宰檜赴直司。旋荷繫於獄。搗榜求其宿愆。不數日。士

民交訟紛紛。得其自直。兵前後死亡者四百輩。悉不落籍。而冒請糧帛。遂併捕其二子。鞠實。計贓不貲。父子皆繫於獄戶。距智則之死才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祥者。蓋嘉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

劉改之教授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為書生。而資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歧。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曰。宿酒醺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騎一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任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寫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至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隱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我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巽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賡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即令再誦。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

蔡邕背負之意。固留伴寢。始問為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和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以辭却之。然深於情。長塗而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步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荆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閩車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我善符籙。竊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候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呼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佚。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正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真於僂。及行。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頃有趙知軍。携古琴過此。實惜甚。至因搏拊之際。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其物也。遂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眾焚香誦經咒。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予案劉當在詹駿榜中。而登科記不載。

烏江魏宰

烏江縣後有狐狸洞。時出為小妖。淳熙四年。魏昌賢作宰。因坐廈事。家人於簾幙內。遙望見美女在其側。以告魏妻。時官妓王道奴以色稱。頗蒙邑僚顧盼。妻不復審其

實呼之入宅。痛加杖笞。明日自往幙內。所覩如初。但不能辨其容狀。又呼道奴。則正病創困卧。始知其非。疑洞狐為厲。以語魏。魏往後園。於竹林中得土穴。穴口才徑尺許。而陰沉暗塞。深不可計。於是集道流設醮祛逐。輦瓦石謹築之。凡用功力。經日乃填平。自後安貼不復見。

南陵仙隱客

濠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汲以功名為念。惡城市喧雜。於村野營一室。每夕修業至三鼓。忽窻下有人聽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真難致。請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何鬼耶。故以半夜來相戲侮。笑曰。我乃南陵仙隱客。吾父令我為君婦。森望其容儀甚美。啟戶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疑心。我只是南陵王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嘉君苦學思奮。故命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以室女之身。自媒自獻。用是不欲白書來。因出一紙書示森。意其父手澤也。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留與共寢。至旦而去。自是不間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夢迷罔。了不復究其所居。往來踰年。生一子。森因抱拊嬰兒。謂女曰。我既為汝家婿。而不一到汝居宅。於心常不安。盍偕往乎。女不可。森始疑焉。

自念昔聞盧充幽婚得無近似。即訪於近鄰。問王知縣宅安在。皆曰不在此。惟有女
葬於南崗上。今二十年矣。森拉其人同詣墓次。見一竅如鼠穴。穿徹於中。懼而歸
舍。女正卧床上。撼之。森具以所見扣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徑出。森買酒奠其
墓。且以石窒穴。泣別去。明日還城中。自爾絕跡。

永康太守

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禹封至八封王。至監廟官視五岳。蜀人事之甚謹。每時
節獻享。及因事有祈者。無論貧富。必宰羊一歲。至烹四萬口。一年過城。則納稅錢五
百。率歲終可得錢二萬千。為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醵迎盡敬。官僚有位下
逮吏民。無不瞻謁。慶元元年。漢嘉楊光為軍守。獨不肯出。其性剛介。不信異端。暮
府勸其一行。拒不聽。而置酒宴客。是夜火作於堂。延燒不可救。軍治為之一空。數日
後。其家遣僕來言。所居亦有如焚之厄。正與同時。楊始悔懼。知為捉神怒譴。然無
及矣。

成都鬼哭

紹熙三年四月。成都府千門外。初夜有鬼哭。久之悲哀鬱鬱。若數十人聲。遠近皆聞。

之深以為恠。至六月有瀘卒之變。捕作亂者。戮之於所哭之處。蓋禍福吉凶之兆。神明既先知之。雖欲幸脫不可也。

施德遠夢

施德遠湖州人。奉致政事大任。姪孫也。乾道五年。赴省試。正月一日。夢參政公來語之曰。汝今年與我同歲。覺而恍然。參政生於元祐壬申。是時七十八矣。殊不曉其意。試罷。入太學。見同舍生問一士曰。尊丈年今幾。曰七十。德遠憶向所夢。漫言之。同舍喜曰。君必登科。七十八者。過省也。未幾。果奏名鄭橋榜。第三甲及第。

張元善水厄

處州並海。雖傍流支港。皆深濶。往來舟船。常有驚濤駭浪之害。村岸有老叟。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懼。臨門呼曰。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引手撥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颶風大作。暴潮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棹魚船往拯之。已昏昏不能言。叟喚童兒。策掖以歸。寘於室。為燃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為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嘉。經由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已葬魚腹矣。留旬

日乃能復常。拜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貺。旋復本姓曰詹。仍字元善。位九卿。帥閩部。前程固未艾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蕪盡。寺僧即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為蔭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璠。通判郡事。因適野視草。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至猶濃雲密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髮鬢宗紹言。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壞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後塔成。今日符此識矣。張大嗟異。曰。若爾。試為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鋤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趺坐。指甲繞出於背。且纏其軀。監寺僧以告紹。叱之曰。何故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輦土掩之。既而塔成。釋徒服紹之識量。以為不可及。璠朋子振之。親見其事。予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中國。何由先為四祖立說。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宋 洪邁撰

金郎中

金君卿丙志載其娶妻事。金未登科時，讀書於浮梁山間。中夜未寢，聞戶外人行雜沓，語聲嘈嘈，出視之，月色滿庭，略無所覩。良久，又聞復來，有一人低語曰：「郎中未睡，莫要高聲，已而寂然。」明日詢之，乃隣近居家，設水陸供也。時方承平，崇尚官爵，仕至正郎為五品，金甚喜曰：「鬼神告我矣。」仕官未艾，一第不足得也。未幾策高科，麻郡守，部使者至，度支郎中當路多知己，自謂已攀侍從，然竟不復進步，而終度支郎中。今之朝散大夫也。四十年前已有定分，其可妄意干進乎。

信州鹿鳴宴

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當作鹿鳴宴，以享隨計之士。郡守王道大擇用九月二十九日開筵，諸邑士子先期皆至。貴溪余秀才以二十六夜夢人告曰：「聞君來赴鹿鳴宴，此事已不成，諸人皆去了。君宜早歸，余悟而不樂，以為功名之會必無濟理，或恐有家門禍，故深憂之。」明日市中大火，延燒民舍數千百間，自午至中夜乃止。煨

燼之餘。公私愁窘。平治煤地。經日未能竟。遂罷此燕。但致醖酒以贖行。時大兒通判州事。張振之監贍軍酒庫。

張方兩家酒

浮梁人張世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起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窮取之矣。復汲水泔糟于甕。規以飼猪。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甕內則又成美醖。清辣反勝於前。亦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訛。或以為挾幻術。與之爭辯。終不信。乃遷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為神所佑。從此將興。及日。再往視。悉為水矣。又西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實甕於床側隱處。俄而取之不竭。如是十餘歲。日日獲錢。了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後為長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甕在暗處。挈之出。見一小蛇繞結於甕。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甕一空。今方九已亡。獨子孫在。而窮困不復可濟矣。

餘干譚家蠶

餘干潤陂民譚曾二家。每歲育蠶百箔。紹熙元年四月。其妻夜起。餵葉。忽見箔內一蠶。長大與他異。幾至數倍。而遂節為一色。青黑紅白。皎然不雜。當中如黃金。透徹腹

背。妻知為佳祥。取香合捧承。別剉細葉鋪。藉寘諸佛堂。旦起揭視。則已生兩耳。明日又生尾。俄而衆足皆隱。徐生四足能立。全如馬形。時時勃跳作戲。凡七十晝。馬不見。但得小佛像。似入定。觀音蒙頭趺坐。外間傳說。來瞻覩者。駢肩疊迹。譚氏畏有他變。乃併合瘞之於桑下。是歲所得絲絮。倍於常年。至於小蠶寒蠶。亦皆遂意。二年三年皆然。及四年癸丑春夏。所育猶昔。了無一繭成就。甲寅乙卯歲亦如之。其村鄰有以女為張思順婢。說此事。蓋親見之。

靈山水精

水精出於信州靈山之下。唯以大為貴。及其中現花竹象者。朱秀才家在彼舊頗瞻足。十餘年來。浸浸衰落。嘗因寒食拜掃先墓。小民百十為羣。入山尋采水精。且鬪百草為戲。朱獨行院落間。忽見一石塊。光輝射人。就視之。真寶石也。高闊如大甕。喜甚。懼為衆所見。取亂葉蔽之。既還舍。呼某田僕二十輩。乘夜奔歸。已而市僧皆傳聞。相率來觀。共酬價六十貫。朱猶未允。臨安內苑匠聞之。請於院瑞。求假至信。視已立價。復增三千貫。朱付之。賴以小康。麗水人盛庶字復之。曾仕於信。得二片。高四寸許。潤稱之。中有青葉成行。全如萱芽初抽之狀。盛君寶藏之。遇好事君子。乃始出示。

郭教授

成都郭某不敘監興州大軍倉與戎帥吳挺少保厚善嘗有軍中駁卒因請月糧以語言忤郭郭訴於吳吳殺之郭後鎖廳登紹熙癸丑策調興元府教授未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夢為數吏追逮趣其行甚遽翊知為冥司不肯前進禱之曰有母年老不審何罪願使者明以相告然後承命其人云照興州承局事翊曰翊以寒士得一官生平不曾到闕外所謂承局者無由識今所對果何事耶諸人更相驚顧曰且仔細一人云幾乎錯了即捨去翊覺惘然莫測又數日聞郭君殂始訪得興州本末乃與人言

馮資州塔

蜀人馮于春為貴州守其塔從之官嘗須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塔匿之而稱夫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真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鞠遂自誣服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冤憤且具狀訴東獄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畫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徽帝今來追知府女塔對理

馮驚攝之次。俄失所在。其塔即若中。惡當日死。漏後七日。亦可。原州進。其。公。遂
以慶元乙卯。鄂潼川。過鄂州。與孫。復。相遇。說此。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綱。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
載千斛。中夜忽漏。作水入如涌。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謁龍祠。拜禱曰。應趾
以貧為此役。今若是將大有損失。何力以償。勢須徙出。又非倉卒盡可辦。舟有七倉。
輒用甲乙次。敎書七闕。以下所向。願大神威靈。曲垂昭告。遂得第三闕。未及搬運而
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後三日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綱眾。如神告之證。空第三倉。
見板底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帖如遮護。然已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
之賜佑大矣哉。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皆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
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
飲饌。饑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擠墮溝壑。湜

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首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失。湜往訪之。工曰。君氣色頗佳。吾聞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巍我擢第。即大書紙貼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鉤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攜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戰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真取以歸。即又兩日復至相公肆。工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工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澤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竦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工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迨庭策唱名。徐鐸首冠。湜為第六云。其姪孫德興尉先民說。

趙三翁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本黃河掃兵。避役亡命。遇孫思邈於萊林。授以道要。久之。孫捨去。令只去縣境。得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可往。俟我再

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果被召見。館于葆真宮。頃之丐歸。詔問所欲。對曰。臣本隸兵籍。未有放停公憑。願得給賜。他無所欲也。即日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嗑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翁來。詢其病源。頓以實告。翁令撤去。時方盛夏。俾就屋開三天窗。於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灸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久。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臍。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漫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密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因往獨紆蒨。瀑水渾側。登歆慕其清峭高爽。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

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岬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陽。蟲毒
蟻聚。散若壤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巖。峻嶮巖。銳峰峭岫。拔刃攢錐。聳齒露骨。狀如
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越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列。如墟墓間者。
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在回環紆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闊。壤肥土
沃。泉甘石清。皆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
恙。席敬稟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峰山張儔朋友為作記。而郭豸伯象得其
文。載於睽車志末。予欲廣其傳。復志於此。

建昌士人

建昌士人。姓。往臨安赴省試。夢入一神祠。值到判官捧大簿案上。欲登殿。有耕野
水。誤觸之。落地。其聲鏗然。即驚覺。謂非佳兆。意絕不憚。既而春榜預選。登高科。注樂
平主簿。乃悟捧簿及瓶落之旨。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蔽兵藉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者。因
挈家好道。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倔強。且憚費。薦具菲

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殊不謂然。夏夜明月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戲游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彩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體有拆裂紋。昨夕彈圓，正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某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二年俸餘，僅能償值。慢神佑咎如此。心雖震怖，幸不葬魚腹，而大抵鬼神多畏彈也。景裴聞其說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范斗南妾

范斗南，字一卿，甌寧人。淳熙二年登第，待次某州教授，買一妾寵之。而內子游氏不容，乃詐語之曰：明年我將赴官，道逢行李之費，貧無以及。今浦城趙氏遣僕持書，欲月與錢三十千，而邀我作館客，不可失。於是挈妾行。既抵彼邑境，得村墟山寺一僧房，稍葺以為寓舍。臨遷居，妾至戶外，彷彿不肯進，扣其所見，曰：房中有人，我不敢入。范曰：此空房爾，何曾有人。汝得非眼花妄發耶。強之入。未幾，妾竟抱疾亡。迨撤去床帳，其後壁畫已古暗，隱隱見青帳中一婦人，覆錦緜衾而卧者。正與妾寢同，乃審

向來所觀蓋此也。范鬱快不樂，遂為疾，嘔所苦，勢且危急。友人賈正同來問疾，言曰：此去三里，前村有漁翁，蓄藥能起死，但慮未必可得，須禱之於神天可也。於是為焚香仰祝曰：若范斗南程未艾，願獲漁翁之藥，如其不然，則天數有限，非人力所能延，敢不委命。遂往訪之。適遇此翁，告以故。翁曰：藥甚難合，不常有。今早筭中尚存一粒，為人取其半，即以所餘者授之，使亟服。賈攜歸煎湯餌。范疾去如掃。次日愈。賈生能文，慷慨佳士也。故為朋友篤於義如此。鄱陽張杞、董南一與范為同年進士，乃云：觀范告急言，挾妾在旅，而妻從鄉來，其事不同。

陳堯咨夢

建寧城東梨嶽廟所事神，唐刺史李頻也。靈異昭格，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至留宿於廟中以求夢，無不驗者。浦城縣去城二百里，邑士陳堯咨，苦貧，憚費，不能應詔，乃言曰：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此中自有護學祠，吾本但齋香紙，謁之當獲不應。是夕宿於齋，夢一獨脚鬼，跳躍數四，且行且歌曰：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妾，有錢便有田。堯咨既覺，遍告朋友，決意入城，其事喧播於鄉間，或傳以為戲笑。秋闈揭榜，果預選，一舉登科。

龍溪縣志

翁德廣字衆寔。建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後知漳州龍溪縣。官舍素多崇。翁至之明年。次女方攬鏡間。見黃衣婦人立於側。恍惚如夢。認為父侍妾。呼之至。三弗應。俄而又有一婦人。久而不出。女未知為異也。翁從外歸。喚家妾。了不見。但聞喧呶聲在室內。遽往視之。女已嘔血而死。耳鼻皆為泥所窒。力挽之。使起。竟不救。

劉監丞

劉大臨。以紹熙五年。自將作丞出補外。得添差通判建康府。以養員無官舍。假楊和王宅以居。未幾為某孽所撓。雖無鬼物現形。而室內八籠。一日正晝。出行於堂。如人所夾持者。劉知其怪。白於府。徙厲他處。既而妻亡。次年又坐秋闈監試。為同僚王萬樞二子累。罷官歸。

王甌工虱異

處州松楊民王六八。以蘊縛盆甌為業。因至縉雲。為周氏葺甌。方施工。而腰間甚痒。捫一虱。戲鑽甌成竅。納虱於中。刻木塞之而去。經一歲。又如縉雲。周氏復使理故甌。忽憶前所戲。開竅視之。虱不死。蠕蠕而動。王匠恠之。拓甌掌內。祝之曰。爾饑餓多

時如今與爾一飽。虱遽噬掌心。血微出。痒不可耐。抓之成癰。久而攻透手背。無藥能療。遂至於死。

王七六僧伽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貨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駟趙十三家。所齋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留索償。不可得。時時忿罵。趙但異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扼其喉殺之。納尸于郭內。王當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旦暮香火瞻敬。趙恐遺物招累。捲像軸并淨瓶香鑪。併真郭內。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懼其見也。為之稍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返。天且明。不暇顧。徑昇至江濱。鄰居屠者姜一。訝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不能隱。乃告以實。賂以五楮券。姜不聽曰。我當訴爾於官。趙夫婦哀祈。復增十券。姜喜。乃捨去。是日不買猪。即歸。而持券易錢。其妻疑之曰。汝無事早歸。不做經紀。何緣得有錢。定是做賊。姜語之故。妻曰。事干人命。萬一敗露。打一場官司。不小。汝若入獄。我一家如何存活。合經官告首。姜遂迴未應。妻厲聲叫呼。於是往報津邏。掘王尸於水中。其像卷旁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某捨錢畫。西安縣遣牒質。會得實。趙

伏辜始驗諸僧示現皆僧伽靈變所格然不若救其死也

西湖判官

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塞兵五更人受俸至前湖門外坐胡床以候啟閉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燈照視則一巨蟬長三尺形模怪醜命從卒執縛送於家復生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著淡綠袍軟幘黑鞵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虐執慮必遭鼎烹之害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謀當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惜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啟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蟬分食說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周氏買花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常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於房櫳間往來諦觀日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寐夜坐則達旦忘寢到晚必洗粧再飾更衣一新中夜昵昵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密邀行法者至女略不動色殊無懼意有鸞麈人羽三者

居候朝門外。周邂逅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道其故。羽曰。此猫魁也。明日當奉為行誅。至期。周備酒。設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時。女已振恐。羽運法劍。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日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裘乘馬而來。兩絳蠟導前。笙簫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苦。妖娘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陶太尉廟

宋 洪邁撰

南康陶太尉廟。蓋晉大將軍侃也。夙著靈威。土人事之甚謹。自紹興以來。頗不逮。前香火浸以衰落。棟宇頽仆。行客過者。未嘗展敬。牲酒幾於絕跡。淳熙初。村民童八者。素豪。疏橫肆。遂毀廟以廣其居。而於屋之隅立小堂。聊復厲祀。俄而妾病。詣巫者卜之。巫曰。犯陶太尉之子小將軍。所以致禍。童生日。陶太尉之神歟矣。况其子乎。巫曰。陶公罹三紀空亡。故寂寂如此。今猶有半紀之年。過是當復興。汝無以家致禍。童乃止。其後靈應果倍昔時。

仇邦俊家

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鄱陽城隍王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奠獻。命道士設醮。推客將仇邦俊主其事。仇妻在家。因如廁。遇婦人麗容盛飾。從後戶踰藩而入。駭為怪。奔歸房。婦人躡踵亦來。斂袂對坐。妻已昏迷。猶能遣厥子促夫歸。仇以祀事未訖。抵暮乃至。指空詬逐。遂寂無所見。明日仇詣府。婦復出。又有僕妾三人從於後。叫譟跳

躍取堂中什器拋擲碎毀。妻自此感疾。恍惚謔語。如鬼物附着之狀。越三日而死。既葬。怪異如初。仇病暴作。與妻無異。數日亦死。

戚彥廣女

戚彥廣者。本霸州塞兵家子。至彥廣粗讀書。尤邃法律。捨父祖故步。務農殖貨。居於文安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蒲臺丁河上。留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數人捧掖一妹入戶。拜於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母憂惱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原不病。何曾發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懼。即日兼程還舍。女正慼慼卧未起。叩以曩事。則了未知。自是門中多怪。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豔裝。或高談濶論。或狂吟嘯歌。廣呼里巫。范道欽。備酒饌禳謝。女欣然而出。與范對席笑語自如。范度非己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士至。方執爐行道。青詞簡錄皆被竊去。眾慚懼而散。在苒歲餘。廣為人頗剛直。置不問。一日女復塗澤。易衣坐堂上。召廣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神侍妾。獲罪王妃。屢遭鞭撻。所以隱身於君家。此間怒已息。命我來歸。溷君家許時。從此話別。他日當致微報矣。言訖。一揖如房。女恍如夢。

驚覺故疾亦愈。後數年。以事到海濱。遇婦人稱神之妾。以銀百兩為贈。

陳靖寶

紹熙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眾。而陳靖寶者。為之魁傑。官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勞悴飢困。衣食不能給。嘗歎喟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更做得一箇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答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却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以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所以躡捕之策。斯須起。便於路東回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疑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窮詰所由。蔡不知置詞。但言正在下邳村下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寔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隣左。驗為平民。始獲免。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益城周氏女

益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攏。左右前後皆沮洳。數澤無田可耕。且為人

聞耳不自振拔。唯芟刈蘆葦織席為生。一女年十七八。略不識針線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以神堰漁者劉五為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餬口。遂行丐於市。來從龍寓居堰側。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為擇配。楚士吳人佐本富家子。放肆落拓。弃父而出游。至寄跡僧寺為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諸生谷之齋舍。因相與戲謀。使迎周女為婦。假衣襦。具酒炙。共僦茅舍一間。擇日聘娶。儕輩悉集。姑以成一笑。意吳生知為丐者。必將弃之。已而相得甚驩。偶鈐轄葛旺之子。富於資財。拉吳搏塞。吳僅有千錢。連擲獲勝。通宵贏七百緡。葛不能堪。明日復戰。決辰之間。所得又十倍。吳由是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例以萬計。其父喚還家。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開敏慧解。婦功不學而能。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嚴老翁。善士也。善講解孝經。又能說相。見周於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果如其言。向使在劉漁家時。已如是。則饑寒畢世矣。

單志遠

單志遠。河州人。居通開之南。世守農業。家稍優贍。志遠淳古恬淡。獨好長生之術。每道流至。無問善否。一切延納。金亮正隆中。有邱得彰者。自云春秋過七十。本江南人。

而容儀伉爽。纔如三四十許歲。善談玄理。行吐納之法。單得之大喜過望。遂以師禮敬事之。有言必信。一夕從容語曰。人孰無道心。大抵為嗜欲所敗。今將求延生久視之理。苟不先絕此段。鮮有克終者。單焚香再拜。力請其說。乃授篋中。以丹藥使齋沐。澄慮擇吉日服之。僅月餘。單精采摧憊。陰囊蓄縮。全若閹宦。慾想未斷。已無所能為。以適我願。崇信愈確。邱又戒使靜處一室。無與外間相聞。終日危坐。非便溺不窺戶。邱出入自如。浸浸用房中戰勝之技。悅其妻妾。皆與淫通。鄰里悉知之。單殊弗悟。既而挑妻妾奔遁。鄰人以告單。單猶未信。然告者至三四。於是始行追躡。得於別村。執詣郡校。殺之。妻妾亦受刑。單弃之。而為山林之游。莫知所屆。

清風橋婦人

王耕字樂道。宿預桃園人。讀書不成。流而為駟僧。諳練世故。且長於謀畫。鄰人或有所款。則就而取法。頗著信問里間。紹興之季。僑居於山陽。甲申秋。敵再犯邊。避地丹陽北固山之後。時淮民渡江者。官司賑贍之。耕哀里中人姓名。具陳於府。暮冬。既望。雪月交輝。耕聞雞鳴。以為天將曉。急起著衣冠而出。一僕徐徐來至。耕先行。由利涉門東。循河而西。欲從清風橋去。甫及百步。遇婦人携青衣。問曰。天將曉乎。曰。然。婦

人曰。我與妯娌分析事。伏狀詣府。不知自甚。路入城。耕曰。吾恰欲偕行可也。同塗入城。未幾。復遇數人中一人。服飾華楚。餘秉火炬。盡其僕也。見耕與婦俱來。罵曰。汝是何等人。半夜三更。煽誘他家女子。耕自辨。其人益怒。叱諸僕而執縛。鞭之百數。哀鳴乞命。不肯捨。正喧拏爭競。耕僕始至。連聲呼秀才。耕應之。羣怪皆不見。繩索自解。僅能行府。還舍惘然。尚懷怖懼。遭繫之處。痛毒難忍。踰月乃復常。

淮陰張生妻

楚民張生。居於淮陰磨盤之灣。家啟酒肆。頗為贍足。紹興辛巳冬。北騎南下。淮人率奔京口。張素病足不能行。漂注揚州。已而海陵至。張妻卓氏為夷酋所掠。即與之歡。卓告之曰。我之夫在城中蓄銀五錠。必落他人手。不若同往取之。酋喜。偕詣張處。逼奪之。張戟手恨罵。酋益喜。以為卓慕已。凡是行。擄獲金珠。盡委之。相與如真夫婦。俄亮死軍回。卓痛飲酋酒。酒醉臥之。拔刀刺其喉。悉囊其物。鞭馬復訪張。張話前事。責數欲行決絕。卓出所攜付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渠必不肯信付我。今日之獲。乃實本於逼銀耳。於是聞者交稱焉。磨盤在縣北。據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圓轉。因是得名。漢韓故墟也。代生英豪。雖婦人女子。亦多剛清立節。徐仲居集載淮陰一婦之夫。隕命

盜手而婦弗知其後盜憑媒納幣聘為室居三年生二子矣因乘舟過夫死處盜以為相從久又有子必不恨我乃笑而告之以故婦勃然走投保伍擒盜赴官大慟語人曰妾少年嫁良人為盜所殺又不幸失身為此盜之妻其何以謝我良人兩雛皆賊種不可留於人世俱擲諸洪波俟盜伏辜亦自沉而死此二女志義相望於百年間云

王直夫

兗州萊蕪人王直夫雖出於田家而賦性剛介不媚鬼神每妻子疾病但盡力醫療凡招巫禱禳皆不為也黨友曲勉之則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金正隆元年之春杪變怪驟興正晝鬼見行於中庭窺戶嘯梁移床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致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真形稟陰陽之正氣彼陰鬼耳烏能干陽汝輩宜安之勿過憂怯家人意小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斂袂言王翁真今日正人某等固已敬服猶謂色厲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無敢循舊態矣悚揖而沒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羗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遇古寺基下。聞其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竇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於前。又素善卜筮。金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扣雨期。應曰。翌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陰翳。父老交徧詰之。竇曰。諸君速歸。須臾雨必至。眾既去。竇詣後圃井傍。取桶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為龍雷聲震轟。而甘霖傾瀉。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縛於郡治。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何能為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画呈一技。乃解腰間勒帛。寘地上一喝。即卓立。奮登其巔。歌舞而下。又解皂滌布地。叱之。研然成鳥。蟠庭下。人怖畏奔走。竇曰。無傷也。蟠盤旋之際。已生鱗甲鬣鬣。霹靂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

鍾離翁詩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鯨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

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拖象履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徑。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質庫。絹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裝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

潘元寧鼈夢

潘元寧者。青田禾溪縣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側。捕有得者。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日可也。諸子以繩經其足。牽曳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獲賴娘子一言勸止。但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啣噬。一足幾斷。與死為鄰。願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跋曳於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

櫻桃園法師

臨安殿前司軍有亡卒。將官侯彥出捕之。經櫻桃園。見一道士。古貌長鬚。戴七星黑冠。身披紫雲霞服。立於道左。彥過其傍。道士怒目切齒。作色而罵曰。黠巨耐。一個健兒行動。直得如此。而大四體。彥曰。我自行過。干汝何事。其人又曰。幾乎推倒我。我是上清大洞法師。知北極驅邪院事。解擒捉天下鬼神。如今朝廷官員。都敬重我。汝何得廝欺負。兩人喧爭不已。道士批彥頰。彥不知端由。未敢報。但以手搦其腕。道士不能敵。顧而言曰。且捨汝去。今夜三更後。當使汝知我神通耳。彥歸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風者。狂顛叫哭。若為鬼物所憑。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倍。莫可近。於是迎師巫考治。皆不效。奄奄百許日。得五雷陳法師。怪乃謝去。所謂道士者。蓋鬼也。

李夢旦兄弟

饒州學生李夢旦家。慶元元年五月日。盡室病疫。唯其弟夢說得免。一門內外米盞百役。弟悉任之。先是旦臥病雖劇。然五日即愈。夢中見神人相與言。夢說亦合有五。日病。但是他若不安。此家事無人掌管。如何。即見傍一人云。何不教渠兄替。神曰。可。便覺遍體大熱。其病如初。經四日夢中具狀告神。祇乞免餘日。恍若到中堂。中堂者。

蠙州門向廟也。望廳上垂簾。但聞其聲。指揮從吏取狀。俄聞怒罵曰。蔡都不喫。却要免病。旦以無藥告神云。苟藥瀉心湯是已。旦又言無之。竟不為判。所陳狀才覺見。弟在前煎藥。問其名。曰鄒醫送來者。苟藥瀉心湯也。喜見與夢合。即服之。頃復睡。又夢作狀致前懇。俄再到神所扣云。服藥了未。答云。服了。神命一吏取罐子來。教他吐及吐五臟。皆復令納之。然後取狀判其後曰。李夢旦合代弟夢說病五日。今有狀乞免緣當職事。不知上件。因依今差張旺李德某某等四人。須管照顧李夢旦病。限來日午間出汗。仍將狀申前政須臾。別有黃牋追四人者去。旦曰。且留看我。曰不可。已而復來。云教兩人主涼汗。兩人主出藥。然明日午間未得五日。直是初更方可。良久。有著黃色羅背子者至。云汝家被瘟惱害。我為你押赴鄧都下。遂寤。如期汗流匝身。登時輕安。正九月中也。蓋首尾歷百日云。任鑄說。

江友掃廟

鄱陽市人江友。以傭力自給。一生不娶妻。老而強健。負擔不衰。淳熙十六年。正年八十。始捨去故業。捐身為中堂奴。供灑掃事。日飯於廟。祝孫彥亨家。夜則宿廡下。孫氏苦貧。江之食或經日不繼。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將晚。遍掃地門戶。未開。遇一

秀才與之相問訊。扣之曰：翁今幾歲？曰：八十四歲矣。其人云：吾知汝無飯喫，無錢使。當少濟汝。即呼其僕耳語。俄頃米一斛，錢三貫在側。江拜而起。了不見人。遽收錢米入室。而復詣三神座前。髣髴見一神起立，繫腰條，旋即仍舊。江每於深夜聞神王駕車出，其導卒吆喝之聲，全如帶鈴鶻鴿然。廟外居者亦時或聞之。鄰人常有所覩。

平陽杜鵑花

王順伯為溫州平陽尉。嘗以九月詣村疇視旱田。道間見有杜鵑花一木甚高，開花正幾數朵。色如渥丹，照映人面皆赤。訝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只出山谷。一歲四番開花。春秋為盛。順欲訪求，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子說神仙傳所載潤州鶴林寺有此花，高約丈餘。每春末，花爛熳，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繁盛異於常花。節度使周寶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而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中，夜女子來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一城驚異。然則杜鵑之秋華在於平陽，固

不假女仙及道人之力也。

蜀獼猴皮

彭仲訥送其兄仲和往臨安。置錢於鄱江之南天王寺。見付民數十。列坐廊下。探
籌相向。若有所營。就視之。皆江岸漁人也。問其所議何事。曰有川客獼猴皮來售。
其價十三貫足。我曹恰二十六人。各人出錢五百分買。今將割裂以去。彭曰。一猴之
直至微。安得買皮而有此價。漁人曰。是川中猴皮。以置鈎上用鈎白魚。百無一失。一
番入水。則愈更緊潔。久而不壞。如無鄉土產者。皮著水即爛。只堪三兩次用耳。故
不惜高價。惟恐失之。予仲之前歲。自夷陵得一猴。高二尺。形狀猙醜。可憎。攜歸馬廐。
逾年而死。馬卒剝其肉烹食。漁者適過而見之。謂峽蜀相連。遽以五百錢買其皮
去。喜不可言。蓋正濟所須。且難值也。

鄭道人

紹興二十年。鄱陽有鄭道人。不知從何來。不肯入道堂。日行丐於市。夜則出宿於城
北縣社壇內。距郭門七里。四無人居。社嘗以春社。先期命吏理葺祠宇。不克歸。是
夕峭寒。見鄭拾枯枝亂葉。然火於屋角。若與人對語。夜且半。顧謂之曰。向火已暖。可

去矣。切莫造妖作怪。增種惡業。將萬劫沉淪。永無日期。又揖而起。俄獨臥於火傍。旦而復出。留連數月。無一人以為交侶。或以為有道之士。或以為遭魅怪所迷。心墮鬼錄。唯雍友文頗識之。曰。異人也。其後不知所之。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采薪。逢兩人對弈於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弃家買卜。未嘗買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太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視之。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立名圓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盡。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見交游間過舉。必盡言諷勸。邵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吏。後遊行建安。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馬擒赴獄。桎梏捶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眾。効於朝。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已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為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中一雙鬢者。與之筍。蓋鍾離子云。